

特区女人素描

李更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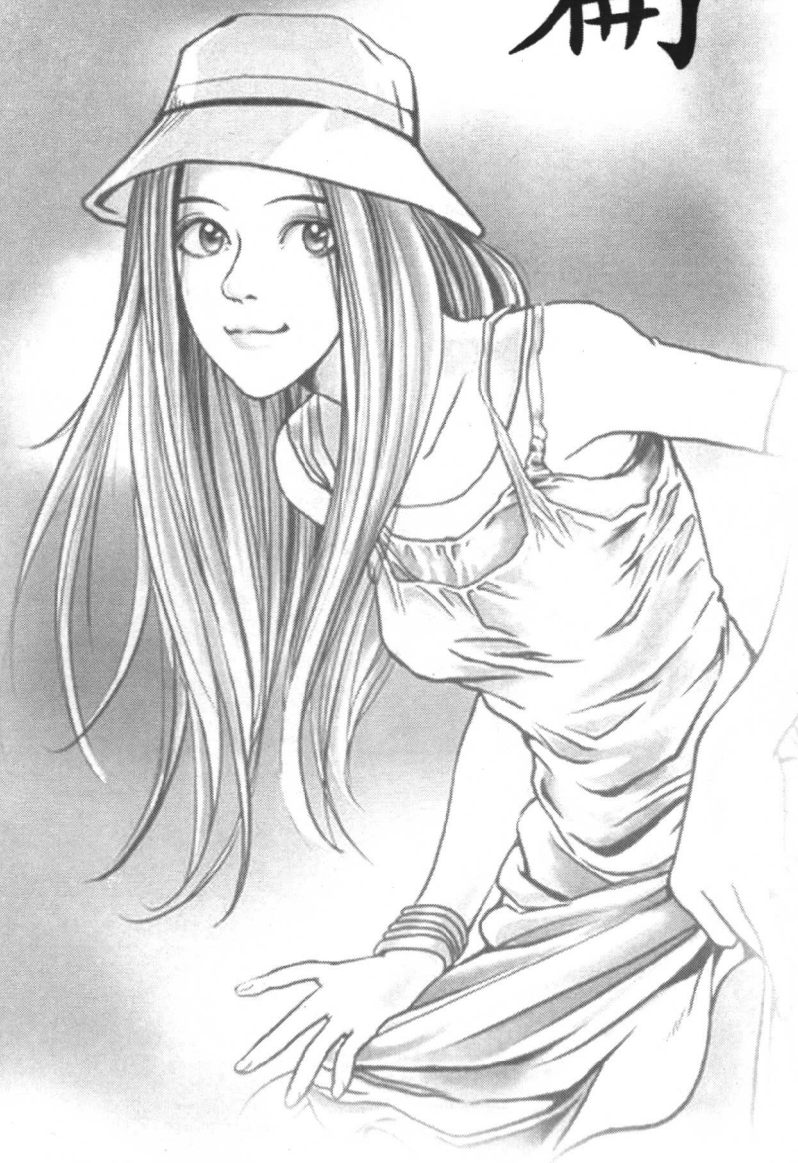


珠海出版社

SHANGPJAN

特区
女人素描

上篇



目录

上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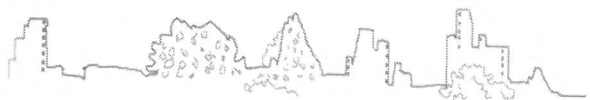
日子一种	1	有志必成	71
生活流水	10	只能回味	74
不咸不淡	27	感觉良好	78
他妈当家	34	小姐不小	81
不清不楚	37	不三不四	84
没着没落	40	不破不立	87
不明不白	43	不苦不甜	90
按来按去	46	不前不后	94
糊里糊涂	50	不好不坏	97
萝卜青菜	53	不由自主	101
自谋出路	56	不牵不挂	104
今非昔比	59	不尴不尬	108
得过且过	62	不太正经	112
日子好过	65	不折不扣	115
何必当初	68	不知所以	119





目录

不要立场	122	畏水渔女	196
不知不觉	125	股市牛熊	204
无所事事	128	培养老婆	212
无可奈何	131	传销圣徒	219
无人喝彩	134	推销给谁呢? ..	221
乐得其所	137	画家自述	236
图个自在	140	制造名人	241
生活场景	143	安得广厦	250
不知所终	145	别墅款姐	258
再婚亦难	149	再说汉人	266
离婚以后	153	一词定音	269
生活小趣	156	天命快婿	278
下篇		最后童男	287
选美轶事	165	作报告者	295
异想天开	173	涉外姻缘	303
伪劣职称	183	特区文人	310



日子一种

冯杏和一个男人好上的时候，那个男人正在做人贩子工作。

说实话，湘西妹子冯杏对人贩子没有恶感，她以前在广播里听说过人贩子的事迹，别人告诉她人贩子就是坏人，他们专门拐骗良家女人卖到外地去给外乡人当老婆。

今年26岁的冯杏在家里排行老四，因为父母为了生一个儿子，连续超生，村里罚得她家连片房瓦都是人家的，欠的债估计靠她父母一辈子也还不清。她父母早就想卖两个丫头好过日子，挑来挑去，就觉得冯杏最不顺眼。

从小肥肥胖胖的冯杏很能吃苦，也很能吃饭，每顿饭不用菜就能干掉三大碗，她妈指点着她的脑门说：你他妈的简直不像个女人。

表面上，冯杏不生气，心里也暗暗为母亲着急，怎么着才能帮家里解决一点烦恼呢？

冯杏的二姐长得水灵，有一天被人贩子偷走了，气得母亲大骂三天。闷声不响的老头子忽然发表看法：好歹也少一张嘴呵。

过了三个月，家里居然有史以来收到第一笔汇款：200元，是二姐寄的，还寄来一封信，说自己在南方一个发廊里面帮人洗头，饭随便吃，菜也随便吃，洗一个头可以得到2元钱，不过是刻把钟的事情。





哪有这样的好事呵？她妈不相信。

村里有出去闯过的男人神经嘻嘻地说：还有更好的事哩，只看她做不做。

这以后，就经常有汇款到家里来。有几次，冯杏陪妈到乡里邮局去取钱，营业员说没现金，只有打白条。妈急了，说怎么卖粮食打白条，邮局也打白条呵。

后来当地报纸揭露了这个事情，冯杏才知道本乡有不少女孩在外面挣钱，都被邮局打了白条。于是她想，我也要打白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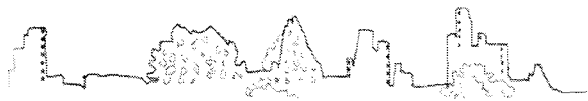
于是就盼人贩子来。

可是一等不来，二等不来，三等还是不来。

白白把家里的粮食又吃了好几百斤。当然天天就挨母亲的骂，有时候还要挨一顿好打。

母亲才四十几岁，让城里人的眼光看上去，足有花甲之龄，因为要轮番打几个丫头，打着打着就累了，几个姊妹就冯杏不跑，还扶着母亲在门槛上坐下喘气，一边双手捧上一杯热水。

这种时候多了，母亲喘过气来也有点不好意思，说下次人贩子来，就把你留下，其她几个全卖掉。冯杏急了：那怎么行，难道我对妈不好吗。母亲说就是好哇。冯杏说，那更得卖我呵。母亲说，到外乡去一走千多公里，那里的话都听不懂，不容易过哩。冯杏扬着脸说，不还在中国吗，怕什么？



那是一个傍晚，冯杏和同村人出去赶集，村里有人家孩子满周岁，请看电影，她又顺便也在村头晒场上看电影，一看到小银幕挂在树上像方帕一样，她就激动，那上面有亲嘴的男女，一下亲一个，一下亲一个，比乡上干部握手还多呢。于是就傻笑。

听到有人叫，扭头一看是个胖男人，也就三四十岁的样子，冲着她挤眼睛，她问：谁叫花痴呢？那男人说：你不就是呢。你才是，她反驳。尽管她还不懂花痴是啥意思，但从旁边人的表情知道这不是个好叫法。

男人给了两块糖，挺好吃，味儿怪怪的，后来冯杏进了大城市，才晓得那糖叫巧克力。

两块巧克力，冯杏就神魂颠倒地跟上男人了。后来她也不清楚自己如何就和男人跑了的。

只是还记得这样的对话：

你是人贩子吧？

你怎么知道？

我看着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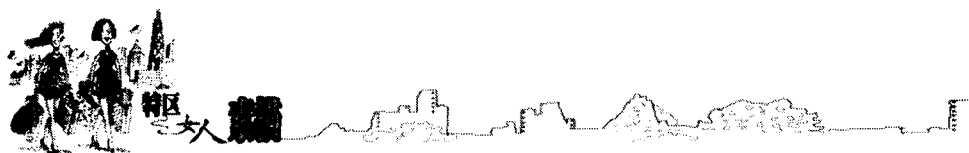
你以前看见过？

我听说过。

带你过好日子总没什么错吧？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说。

给我妈1000块钱。

.....

多了？

我当什么呢，行，给1500块。

路上，那男人就要了她两次，搞得她怪不舒服。但冯杏想得开，作为女人嘛，总得过这个关，怎么过不都是过嘛。

她跟着男人去了陕西、山西，他们是一个行动小组，有几个男人，有十来个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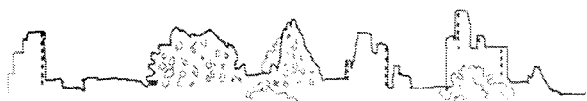
一路上，女人们大都找了人家，就是冯杏一直出不了手，人家没看上她。这使她很不好意思：大哥，连累你了。

其他男人生意做成了，手里拿了钱，散了伙，又去寻找新目标。冯杏的男人把她带到了福建，说，算了吧，你要看得上我，就当我老婆吧，你也辛苦了，这一路洗衣做饭的。

冯杏觉得这是她男人说得最感动人的一句话。那男人接着说，其实干我们这行是不付给娘家钱的，是我看上了你，你不知道其他男人为什么不碰你吗？那些人家没要你是我没有好好介绍你、表扬你。

但冯杏觉得，要怎么表扬？主要是自己没能被人看上，怪不得其它。

其实，不少人家是喜欢冯杏的，但对她漂亮的脸蛋感到不放心，认为她应该是个城里人，在乡下是留不住的，迟早要跑。



也是怪，自从冯杏跟了那男人，那伙人似乎没了生意，冯杏看着男人愁眉苦脸的，心里很是不安，试探着问男人：是我的原因吗？

男人笑：怎么会，这行当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公安打得厉害呢，我们几个兄弟都被抓了。

于是他们决定暂时收手，分头谋生。冯杏哪里知道，他们是在逃亡。她问：我们到哪里去？男人说：我这还有点钱，我们到福建去，听说那里有专门办去美国的船票。

在泉州、厦门、福州游弋了几个月，找了好几个蛇头，都是谈不好价。主要也因为男人依他特有的敏感性，对福建蛇头不放心。

果然就听说有几拨人在海上漂流撞了船，淹死了，死者家属就去蛇头家闹事。

这种场景见多了，冯杏斗胆自己抓主意，她对男人说：这么呆着也不是个事情，不如先找个工作干干。男人想着经济上的问题，只好同意了。他自己一直找不着事做，倒是冯杏很快在一家沙县小吃店找到了月薪500元的事做。

先到福建的时候，冯杏很不习惯那里的饮食，先就上来一碗汤，再上来还是一碗汤，后来上来的仍然是一碗汤，把个胃酸都稀释了。

是男人缺钱的原因，才开始光顾沙县的所谓营养小食，这一吃就上瘾了，她特别喜欢那脆嫩而有弹性的云吞，还有那一盅盅的鸡、鸽、猪下水的炖品。

于是她把吃过的十几家一一问过去，一个小老板收留了她。沙县小





吃的炖品特点在土参、糖的配制比例，她一学就会，每天忙着用高压锅使炖品快熟。

男人一闲就是半年，实在找不到正经事情，只好又捉摸着干老营生，留下一个手机号就不见了，直到冯杏要随东家迁去珠海，男人还未回来，再一打电话，说关进去了。

在珠海干了两年，有了一些积蓄，冯杏就不安分了，她想自己当老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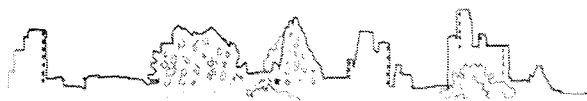
她便利用外卖之机骑着自行车在新香洲、吉大、拱北、夏湾、前山一带找门面。这一看才知道沙县小吃店在一年之内开遍了珠海各个角落。凭冯杏的本钱，她还不能在街面上开店。

她满脑子想的就是开店，只有开沙县小吃，才最现实，一来解决吃饭问题，二来可以结交一些食客。有一天半夜，一位出完夜工的小姐叫她的外卖，她去了前山河旁一个小区，好家伙，规模够大，里面的车库都用来开了士多店之类。小姐告诉她，这个小区外号就叫小姐区，只要你开通宵店，保证有生意，越夜越热闹。

冯杏便租了小区拐角一个铺子，月租800元。

铺子空间高，她把上面隔出一层来睡觉，楼下可摆两张四方桌。傍晚时，可以在外面多摆几张桌。身上的万把块钱花光时，她的沙县小吃店也开张了。她当时想，如果一个月不开张，她再去找工打。

一开张，就有小姐们光顾。这个区的小姐们多是下午出街，先到她店里来吃上几盅，再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门去。



马上就有福建人上门，一听口音不对，怎么小姐你不是福建人？他们一边吃一边问。冯杏说，你们是来吃味道还是来查户口？

福建人承认，味道是地道的。

那不就行了，冯杏得意地笑。

生意一好，冯杏赶紧到人才市场请帮手，她没有其它要求，只要对方是个女的，只要会讲闽南话就可以。这一来是为着生意需要，二来也为着某种虚荣心，她在福建人手下出师，现在要当福建人的老板。

小区里主要居民都是有闲或有钱阶层，白天没事大都聚在小区会所里打麻将，从中午12点开门，到晚上12点会所关门为止。打麻将的人吃饭最怕繁琐，只叫快餐。冯杏的炖品得到他们的认可，每碗或每盅都是5元钱，赢家输家掏得都很爽快。这样她的营业额每天都有几百元，再多她就做不过来了。

因为她也学会打麻将了。

这一学会就上了瘾。广东的普通打法是推倒糊，她的手气很好，每次打都有不少暗杠、自摸。从打5元一张牌起步，到10元20元，有时候也接受30元甚至50元一张牌的。

这样，麻将的赢利超过了沙县小吃的利润，她便又请了一个小工，自己就加入了小区人的生活行列，衣着也向小姐们看齐了。

麻将桌上也有些单身汉，大都是四十多岁的男人，也不知道有没有老婆，住的房子都蛮漂亮，人大都不修边幅。一来二去，几个男人就喜欢上冯杏，都争着要为冯杏说媒，结果都是推荐他们自己。几个男人把





她的小店当食堂，一天大部分时光除了在麻将桌上，就在她的小店打发。冯杏还兼起给他们洗衣服的任务。

对于身强力壮的冯杏来说，几个男人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她不想得罪任何一个。

如果能在这个小区找个男人过日子，那真是蛮不错的。不过她也听小区里的女人说过，这里的男人都靠不住，你不能指望和他们有什么结果，他们大多是有家有口的，只能搞点短平快的项目。冯杏想：一辈子长着呢，不可能与一个男人走到底的，这是城里人的生活特点。

连打麻将的男女都看出冯杏和几个男人的暧昧关系。终于有一天，几个男人自己决出胜负，一个戴眼镜的文弱男人和其他几个牌友摊牌说：今天说清楚，我把你们欠我的麻债一笔勾消，你们也不要再纠缠冯杏，她是我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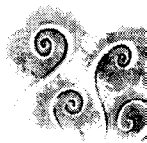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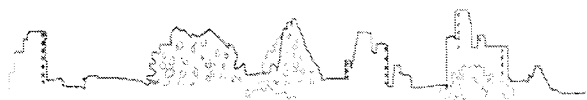
其实，其他男人本来也是逢场做戏，沉默了一分钟，都表示同意。

冯杏听到那男人来说结果，嘴上说：你怎么能代表我？心里却佩服这个貌似弱不经风的男人内心的刚强果断，而且，家里不出读书人，她对戴眼镜的男人本来就有好感。

男人不紧不慢地把眼镜摘下来擦灰，说：反正你是我的了，除非你已经结婚。

冯杏搬进了男人的两室居，开始时下最时髦的城里人生活方式——同居。

说话间到了2003年7月。一天，冯杏正在为她在另一个小区开的



新店布置时，小工与外面送煤气的人的对话让她的心“膨”的一跳：难道是他？这口音让时光倒流了。

果然是他！

你在这里？他惊喜地放下煤气罐。

小工说：这是我们老板。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她有些慌乱。

原来他只关了三年。我的问题不严重，他说：我要靠正经事情过日子了。

很快，他就知道了她的现状，一边叹息：不要紧不要紧，只要你过得好。

冯杏安排他住在新店阁楼上，自己仍回现在那个男人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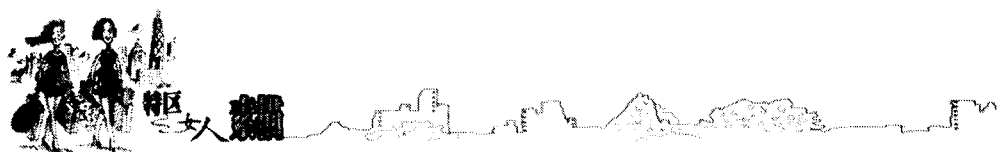
不几日，就发生了事故。问题是因为眼镜男人咽不下她同时交往两个男人这口气，就去找那个男人评论，几句话不顺就动起手来。

冯杏正好在菜场采购原料，等她知道消息赶回去时，眼镜男人已躺在吉大中医医院的病房里，他挨了三刀。

另一个男人则不知去向。

刑警到医院录口供时，那个眼镜男人显得很苍老，什么也不愿说。





生活流水

廖溶的初夜是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进行的。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爱这个男人。

那时候她21岁，男人23岁。他果断地要了她，她一边见红，一边疼痛，一边达到高潮。

她告诉自己，一定要先嫁给这个男人，而以后肯定还是要离婚的。

现在再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的观念是多么落后，唯恐别人知道自己未婚先行房事。

可当时就是那么想的，自己已经失身了，再找婆家很困难，必须嫁此男人。

结果她很快有了一个儿子。

廖溶在高中时就是校花了。到了大学更是校花。因为进大学门的女生多长相欠佳，她的美貌成了同学、包括男老师们的话题。

她所在的那所大学还有几位长相出众的女生，她们各有优点，廖溶被认为是最性感的。

那时廖溶非常享受男人的目光，喜欢在校园里走动以牵引那些友好的目光。她也十分渴望有男孩子来追她。确也有几个找各种借口来接近

她的男生，但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那时的廖溶发育得很好，她甚至暗暗替那些男孩子着急：傻瓜，动手呵。

可是她不好意思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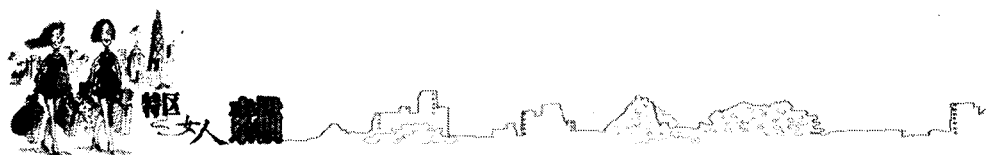
后来她才在一本什么心理书上读到，他们不进入实质性阶段并非保守，更不是道德教育良好，也不是生理上不需要，而是出于一种自卑。觉得廖溶漂亮得不可思议，自己是有吃天鹅肉之想，是不现实的。这也是好多非常优秀的女人没有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男人的一种原因。

到了大三，要到工地实习了。廖溶学的是水利，她到了河南的小浪底，在工地上一呆就是半年。先开始还为祖国有这么宏伟的治黄工程骄傲，在太阳底下跑来跑去，白皮肤的她怎么也晒不黑，反而晒红了，是那种西方女人般地粉红。

那个男人就这样逆光走近她，一米八的个子，大卫一样的脸。仅仅见了三次面，他就解除了她的全副武装。她后来知道，他只是一名中专生，父母都是水利工人，他是子承父业。

毕业分配时，她自然到了小浪底。工地上的人们公认他俩是天生的——一对。

后来她才发现，他几乎对她所感兴趣的一切都不知道，他只对她感兴趣，在工地的大热天里，他一见到她就要做那事，一天要做好几次。也许那时做得太多，有了儿子后，她和他都没了激情，有时光着身子却谁也不愿碰谁一下，这种情形一僵就是一两月。



她是真不想做，而男人则是另有女人。这一点她很清楚，曾经，她还为自己男人能吸引那么多妹子、嫂子而骄傲呢。

有时候，男人也觉得应该交些公粮，便来开口。她想自己还得尽些妻子义务，便不推辞，只是说：5分钟，你快点，我没那个耐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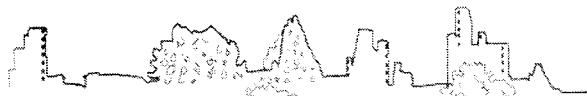
男人便觉得索然无味，直奔主题地例行公事。她任他上下一番，自己手里还拿着《大众电影》之类的杂志在看。

有那么一年的时候，她疯狂地打上了麻将。工地上的每个角落，只要有麻将的地方她都要去，不光工人们喜欢和她打，连那些干部、工程师，甚至老外们也专程来会她，带老婆和没带老婆的男人都来打麻将，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是多么秀色可餐的一张脸呵。

男人那时已随另一支施工队去了海南。她一个人带着儿子留在小浪底。开始，她想说服丈夫，自己回公司总部安康，那也是她的老家，母亲可以帮助带儿子。可他不同意，留守后方的月收入只有几百元。她说自己可以再去兼职。他说那没什么保证，现在赚钱多难呵，没看有那么多下岗的吗？大学毕业生待岗的都超过了百分之二十。

廖溶非常热爱自己生长的那座陕南小城，小时候家里困难，父母和五个孩子挤在一套两室居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现在她最大愿望就是在家乡买一套三房两厅甚至四房两厅，在那个小城，市中心位置的房子也才1300元左右一平方米。可他就是反对，说，要住就住大城市，而且，我们干的是流浪的活儿，哪有工地就去哪儿，等等再说吧。

她急了，哪儿能等呵，儿子慢慢大了，要上学了，可不能让儿子也



养成流浪的习惯，没看见吗，你儿子都一口河南话了！她吵起来。

他哈哈一笑，随队伍走了。

打牌，何以解忧？唯有麻将。她只要一有空就出现在麻将桌上，儿子有时进托儿所，有时就像小狗一样跟在身边。来打牌的叔叔们都不忘给儿子带点小礼物，多半是一些零食。

一位领导有感于工地上麻将成风，大会小会开始说了：麻将是不良习气，是资本主义的腐蚀品，好多人就是通过麻将失足的。

这种教育没有效果，人们还是继续打。

廖溶以前打麻将的地方都比较艰苦，大都是在简陋的工棚里，没有空调，后来是没空调的地方请不到她。先开始，输赢只在百元左右，慢慢地，一场麻将输赢上千元是常事，有好几次，她一夜赢了上万元。

领导要叫公安来抓赌了，搞了几次联合行动，都无功而返，人们通风报信，甚至有几回，公安哥也被请上了麻将桌。

单位里有一个主任明里暗里都在关照廖溶，廖溶明显感受到了那个四十岁男人的热度。

女人要想在单位混得好，多少得靠个领导。

那个主任说，为了方便单位的工作，决定给她配个手机。太好了，打麻将联系更加方便了。主任不打麻将，也没有责怪她的意思，只是一再强调：小廖，要注意身体呵，女人睡眠最重要，睡眠养颜，你老熬夜不好的。

